

永樂大典

卷〇三五三 門字

卷〇三五六 門字

卷〇三五七 門字

卷〇三五八 門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五

門

譙門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與吳廣攻斬下之行。收兵得卒數萬。

陳守丞與戰譙門中。

注。秦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

故曰譙門。十步上縣縣之門也。

漢書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

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臨邛志嘉定州譙樓舊基最高。紹興間郡守侍制馮公機重新之。復增高其舊基三尺四寸。蜀譙門未有壯麗若此者。當時武者議其太高。馮侯謂文公定國府曰。邛州客山高在風水不利。土人故以此頽頽之。非直為觀美耳。蓋州岡砥平。而望城坡稍高。望城坡者。州治之泰山也。文公外孫樂大盤云爾。蓋樂君親聞於文公者如此。蒲陽志興化府譙門。太平興國八年知軍事著作佐郎段鵬始創。紹興六年經狂卒縱燎。十一月知軍事劉登重建。層樓翼張。置更漏鼓角於其上。軍額知軍事潘時。書其下。左為宣詔亭。右為班春臺。瑞州府志

譙門上為樓。中設鼓角。左置銅壺。玉漏有翼。樓宋寶慶初改筠為瑞。榜曰瑞州。太守沈謐書。景定庚申兵燬。太守陳警改砌。氣象軒豁。德祐再燬。至元丙子內附。知州姚文龍重建。宏壯有加於昔。十九年八月。榜曰瑞州路總管府云。新昌縣志。譙門上為樓五間。置鼓榜曰新昌州。初宋紹興丙子邑宰晁公達建。嘉定六年。縣宰陳珪重修。至元十三年正月內附。七月燬于寇。二十四年。達魯花赤那懷縣尹與里仲安重建。大德五年。平章政事鄂公史弼書今榜。宋史列傳張利一知廣信軍。謀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老學庵筆記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碑擲數十步外。壞南宇。爪跡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江陽譜宋鄧綱瀘州譙門記治平三年冬瀘州新鼓角門。太守文思副使周侯以書遺綱曰。瀘為兩蜀之藩。當百蠻之衝。夷漢錯居。兵多事叢。宜有郛郭之嚴官府之雄。以臨邊防而壯戎容也。而郡居之門迫隘。蠶陋與民蒙接。予自至官。即欲更之。政有所先。而未遑也。去年冬。因歲成農休。基而新之。踰時而訖功。築為高門。其樓七楹。懷材宏規。高

明顯。完長軒飛簷。翬如翼如。江流下盤。山光四來。以威以安。非為觀遊。盡為我書典作之因。以貽後人。館退念皇祐初入蜀。至和中過瀘。凡瀘之利病。粗知之。今承使命。因附其說而為之記曰。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國朝分為四路。言遙鄙者。在益則沈黎維川。在梓則戎瀘。在夔則施黔。在利則龍文。沈黎維川施黔龍文皆阻山帶溪。梯危笮深。限隔遠絕。不聞疆場之事。惟瀘之南川通谷平壤。夷錯巒驚。備無虛日。朝廷既用武臣。而輕其權。皆知偷安幸賞。苟歲月之無事。雖有長策深謀。然權輕勢軋。莫獲有所措置。其保完邊民。調視兵防。經制備預之策。未為得也。雖按察之官益。遂之守臣。猝變之兵鈴。皆通領之。蓋地遠而職不專。朝廷非改絃更張。重其人而授之權。以控臨之。吾恐諸蠻之為患。未易測也。皇祐初。守將非人。近夷跳梁。朝廷詔益猝變。發兵屯瀘。瀘民買夷之禾。給軍之須。破傷流亡。十室九虛。為吏者曾莫之恤。凡其私慾求索。公家驅迫自若也。今周侯之來。清以滌其汙。寃以息其勞。明以究其弊。嚴以剔其姦。大抵招集流散。存恤俾弱。捍邊之吏。不敢畏懦而欺昧。治民之官。不復刻虐而煩擾。向所謂權輕勢軋。誠不能盡俟策慮之蘊。然觀其條置更革。凡力之所能為者。莫不為之矣。噫。侯之為是門。取材於民之餘。取力於農之間。所以藩維而制邊陲。

其為慮之深可見矣。因其筆而書其事，後之知言者得以詳考焉。時治平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尚書也因貟外郎知瀘州合江縣兼兵馬司同管勾兵甲公事騎都尉鄧綰記瀘州江陽志治平三年守周公永懿建合江知縣鄧綰為之記淳熙元年火帥李公燾重建上揭州榜九年丞相趙公雄以總領馮公憲大書易舊額慶元元年范公仲藝以三刀多芒刃特為改書直門而前二百步為軍門樓嘉泰三年帥王公勲遷州治之舊宸章閣以建上揭軍額亦馮公憲書樓之北向揭許公奕所書南樓二大字刻漏本無肅所製舊以石為之大池一闊二尺七寸深一尺四寸順濶一尺八寸其形方平池一深八寸徑二尺其形圓水斗一深二尺四寸徑一尺五分其形立而長其石皆厚大止以則水鼓十有二枚角十有二枝銅鉢九面上鑄紹興辛巳十月造字前二十有五枝袞彈一十九凡十九袞偏為一會春秋十四十五會為一點夏十三會為一點冬十七會十八會為一點視二至二分刻數增減彈架共長一丈四尺七寸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其石池皆壞帥范公子長以某州陶器精於時刻命工製造以來置于籌邊堂後遷于此宋胡寅斐然集瀘州雜門記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記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怠

則鏘洋窈眇莫娛於聽聞。氣血憊痒。則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况於閭閻而扃關乎。仁人君子推已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盡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列天嚴扉重閨。金鋪而銅鑼。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國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爾。澧陽舊苦泉溪浸溢。歲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其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鶩。有守者闕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火。城亦隨陷。它日立郡於荆。揜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寃產盡。稚耋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賄百姓脩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詬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它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閩內外謹閭閻。置壠箭以授時。樓角鼓以警軍。匠則膚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濶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借臣僞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

惑異端斬其間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墮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愛其民報
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未不當為而為之
今俟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舛而舉轍
異乎屬宜曰之譏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桐汭
志周必大撰重修譙門記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絲之詩曰廼立臯
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為商諸侯故鄭氏箋云
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
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
庫門為天子之臯門雉門為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門正門為
應門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臯應自是
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之制如臯應制二兼四特褒周公以傳毛氏
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箋有取焉或曰魯史
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
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
應門何也曰在周為王門在岐為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復何
疑焉本朝帥藩督府參用周制其門三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譙樓巍然

以高為貴。殆臯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
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著于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明。
蓋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為軍。名隸江東。實鄰浙西。素號樂土。熙寧戊申。守
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為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魏侯
安行。始再營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枝傾補陋。不可以久。會承議郎
曾侯棗。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舉。謂萬象行存。吳中郡廻近輔。華
麗崕峨。當應古義。邁歲豐人和。蓄材倣工。興役於暮春。落成以李夏。輪奐
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頌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
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歎服。俟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
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惟南豐古文在前。妻謝不敢。而請益勤。
姑為考叢說之異同。而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四年三月望日記。桂林郡志
尹續復譙門記。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為廣一道都會
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
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有乃旁為別門。用以出入。人為
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示其上。茲豈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爾。
當有水火癘疫之應。是以前後來者。皆有畏懼率來。以故譙門久廢而不

果復。或復之未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顧僚屬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因。乃求之父老。得舊所鑄鐵牛。上爲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況翳莫顧。而考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厥伏之由。說者以謂土爲鎮星。而桂殿西南寔占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器。以爲一方之鎮。乎。遂命迎致。以禮安之。適有長沙黎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遇解之姤。其繇云。是謂雨偕雷。天乘風。難散而物章。事遇而窒通。利永於民。恩加乎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竟。宜有雷霆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俗。事神而信。上。今公之所以復茲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至謄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之。莫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惠我以俗。然則茲門之復。庶幾永久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乃於是乎書。六年正月一日。

魯郡尹檣記。岳陽志王樞重建譙門記。聖天子厲精國治。勤恤民瘼。選天下牧守。皆賜覲臨。遣詢事考。言光寵其行。以責其功。於是循良革。出治有異等者。遂盛於時。乾道六年春。三山王伯時來鎮岳陽。宣布中和。人則寧嘉。越明年夏。歲適大旱。此境汎民。襁負來歸。公諭于衆曰。此州英皇。

潛邸所領。陞為節鎮。今門臺而不樓。非所以尊天子。隆國体。儼觀瞻也。且
鼓角弗震。壺箭弗察。則何以警軍嚴微。揆景測辰哉。今濟民之乏。而藉其
力。務孰先乎此。乃斥公帑之羨緝。鳩工市材。命督戎趙良弼。董其役。募飢
民飲食之。日給其直。咸歡趨之。不兩月而功告成。崇端顯嚴。制度適中。新
蓮花之漏。而晷刻不踰。謹杜籥之禁。而啓閉有節。翬飛跋翼。四方來觀者。
莫不嗜其功用之速。輪奐之美。而氣之雄偉也。於是賓僚僉謂余合紀其
成。惟岳州實禹貢荊州之野。其星翼軫。其土雲夢。背衡麓。面重湖。湘水環
其左。岷山揖其右。古用武之國。魯子敬陶士行。予以控險阨嚴。走集也。承
平易理。逸政多暇。則闢內外。謹開闔。猶不可以不嚴。矧夫表東江淮。襟喉
吳蜀。作固作鎮。詎可忽諸。夫門觀之作。禮有經矣。諸侯之門。有臯應路門。
天子之門。加庫雉。尊卑有等。而堂陛勢殊。不可越已。故魯作雉門。及兩觀
春秋譏之。謂其不當為而為之也。在詩之絲。歌古公亶父之功。曰。臯門有
伉。曰。應門將將。說者謂伉言其高。將將言其嚴正。詩人美之。為後世法。善
其得時制也。然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而不失於遵制奉度。則可以攝之
聲詩。被之金石。其誰曰不宜。况此邦自建炎之初。綠林彌跡。嘗為兵衝。門
池。弗崇四十餘載。前未皆因陋就簡。急其所緩。或廣費鉅億。以侈遊觀。或

哀傷材用弃之浮圖。觀其視斯樓之作爲何如哉。今力不役耆民財不侵
省計無纖芥擾於四邑而出於其節儉之餘費纔二十緡而功倍蓰於前
據史成勞來之仁宏摹壯蓄翰之勢宜得鴻筆麗藻大書特書以昭不朽
以慰邦人無窮之詠思凡在列者與其榮矣公名習伯時其字也清公亮
直甚德而度經理衆務井井有倫惠利之及民者未易槩舉也方將羽儀
天朝謨明睿參不動聲色而治具畢張亦若翔樓之易而已將有老於文
者嗣書而并列焉乾道八年正月庚辰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主管學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樞記左廸功郎充岳州州學教授龔安國書右朝
散郎致仕賜紫金魚袋李椿之篆蓋右朝請大夫權知岳州軍州主管學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習立石又吳道夫岳州誰門記洪惟藝祖
皇帝肇造之初營繕大內既成一日坐寢殿金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
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大哉充言營繕之中心法寓焉
六服群辟敬共承式以臨其民端本正原易政有越厥志岳陽固若昔肇
基輿地圖中一要郡也郡治之制莫嚴乎門詩曰廸立阜門阜門有伉廸
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曰諸侯之宮外門曰阜門朝門曰應門伉高貌將
將嚴正也今郡太守即古諸侯外門今曰樵門說文樵者樓之別稱一曰

城上樓曰譙門有樓以樓鼓角故曰譙門亦曰麗譙麗非華麗之謂蓋門必南鄉離之方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享曰正曰中正寓諸營建則不過矣而岳之譙門迺在郡治西偏位置偏仄不滿人意守者不知幾人莫過而問某年燼于火暫寓于巴陵之縣治玩愒因循莫克建立庚申狄難寓治亦燬焉孟侯瑛為守迺復舊治而一新之譙門顧未暇及張侯濤繼之睨舊址欲重建或曰踞白虎建重屋振靈鼉不便墻亦尋去不果建然足說也特陰陽家之拘忌非儒者之論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故長民者居必廣居立必正位杜旁曲而遵義路鄉陽明而端禮門出入起居言動顰笑猝然一出於正而無有毫偏陂之私然後風行草偃雷動蟄奮倡之則從今之則聽苟自處於側頗僻而欲民之無枉是立曲木而求影之直詎可得乎矧岳為州表江襄湖據荆潭黔蜀四會之衝外護風寒內固根本治兵訓民責任至重顧一譙門弗克由正甚非所以嚴帝訓謹侯度咸淳元年春李侯應春實始相攸直郡治之中而宏建焉役不勞民費不傷財屹屹其基崇崇其墉翼翼其樓嚴嚴其闔赤白炳明高廣中度於詩得嚴正之義於易合中正之象坐黃堂敞重扉引繩而直之不少偏倚端方正大明白洞達顧不自侯靈臺方寸中來與駕朱轡建隼旛

翩翩前呵騎吹排後出乎由是。乎由是職思其憂憂之如何。竊嘗恭聞紫雲天語。
藩侯不為撫養百姓。斷不容之。我藝祖以仁立國。一念通天。聖子神孫。萬
年惟王永保民。宏綱要領。在此一句。侯廉靖慈恕。視民瘼病如己疾苦。孳
孳惠養。忘其心之勞。體之劬也。於戲。若侯可謂式堯欽承我藝祖之謨訓
而無負郡國二千石宣化承流之寄者矣。豈但寓心法於一譙門之建而已哉。書來屬道夫作文以記之。此盛舉也。不可無記。故雖淺陋。不敢以辭。
若乃東望幕阜。西望洞庭。積翠連雲。銀濤拍天。岳牧詞人。凭高眺遠。逸思
飛動。發為篇章。亦足以奇矣。侯字子發。武昌人。治行章灼。承旨兼湖右。度節
凜凜。鄉大用。是歲日南長至。朝請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吳道夫記。元
蘇天爵滋漢集歸德府新修譙門記。至元三年冬十月。汝陰李侯守中
知歸德府事。偕監郡鼎安戮力為治。未幾政清訟簡。封內無事。所屬州四
縣十有一。莫不趨其約束。安其政令。侯與監郡議脩弊立廢。郡故有譙門
在府治南。歲久將廢。侯命改為同知不荅夫里。判官李羅等推官梁思溫
幕府吳興祖。合議允同。共捐俸金。度材庀工。撤而新之。經始于四年孟春
落成。于是歲孟夏。增崇其垣。高二十有五尺。廣大其屋。為二十有四楹。規
模宏偉。克稱郡制。憲度政教。布設于斯。賓客士吏。觀聽于斯。至于伐鼓鳴

鍾以警朝昏。傳更下漏以節晝夜。則又新是數器陳列於上。董其役者郡
吏秦弼。馬德修也。走書京師。請紀其成績于石。嘗聞周官掣壘氏掌漏刻
以正時。朝廷興居咸中乎節。而鼓角之制。所以嚴暮警夜。肅齊乎衆。郡縣
尤不可不備也。昔有中使聞更鼓而知邑令之賢。蓋為政者必于事事而
致謹焉。然則侵之興。宜徒然歟。夫以内外之官。近民者莫切於郡縣。敷政
者莫先於守令。有國者尚焉。今海宇承平歲久。法制寬簡。郡縣之吏。能者
舞文以黠貨。下者因循以苟祿。故事功隳而廉耻喪。唯君子常思作新其
政。而後能有為也。歸德為郡。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境大壤沃。方數千里。侯
始下車。愛其土風厚完。民生朴茂。第未學以成其性爾。郡中又多昔賢名
人遺蹟。足以風礪其人。振起其俗。於是既新學宮。西庶像設。又構三皇祠
宇。而徵子張巡。許遠。亦葺其廟。招延耆儒。貳其校官。擇民俊秀。吏之閑敏
者。執經授學。旦望奮菴。侯率同列躬詣學宮以程其業。而吏舍河防悉加
繕治。侯之在官第數月爾。凡養民化俗。興利補弊。皆勇為之而不憚也。故
因紀誰門之成。并書其事以告於後人焉。侯為人方正有守。不畏強禦。施
于為政。子愛其民。歷典郡邑。名聲流聞。民咸鏤石以頌遺愛。不獨歸德之
民始稱其善也。雖然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為。監郡鼎安。知府李侯。政固

善矣。非僚來幕府同心贊輔，則亦曷能至是乎？嗚呼！使列郡為政者皆然，則治化何患乎不興？斯民何患乎不被其澤也哉？四年戊寅六月望記。播芳大金集平江府誰門上梁文。東南與壤安堵者垂二百年。表裏湖山環居者踰十萬戶。持麾出守，當寧蒐賢。曩胡騎之長駁，致名都之掃地。干戈甫定，年穀屢登。人心思樂土之鄉。天子輶禁林之重。一新耳目，果振風麾。增修城郭之雄，浸復里閭之舊。民欣載見，盛及前時。未崇雉閣之宏模，猶闢會都之壯觀。惟翠閣之仰止，矧羽檄之捷馳。回鑾復返於神京，警蹕暫停於天仗。非加偉壯，曷表寅恭？爰因衆志之樂為，遂建雄居而望幸。層臺霞映，曉角風傳。從容卧治之餘，際會落成之日。篇章間發，森畫戟以凝香。僚佐交歡，據胡床而嘯月。共慶中興之盛，行躋極治之風。敢奏歡謡，以申善頌。東十萬人家烟瓦中，海色澄波春淡蕩。日華披露曉朦朧，西閭闔斜陽一望迷。月窺會瞻星緯動，玉闕新報燧烟低。南春入滄浪水漲藍，寒食故園猶舞蝶。薰風新室欲宜蠶。北虎寺蒼蒼呈瑞色，窮胡聞道奏除書。野老何知蒙帝力，上百尺齊雲誇大壯。風傳飛將定，神京日望回鑾駐天仗。下萬頃湖光連綠野，聖德幽通玉燭明。天波遠接銀河渴。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暢。睿澤咸蒙，聲綿宇永。銷兵革，率編戶復業。

桑農。穆穆嚴衷。仰一人之端拱。丕丕寶曆。享萬福以延洪寵。賴專城之重。風移澤國之雄。野無犬吠。庭皆固空。歌鹿鳴於大雅。噦鶯聲於泮宮。然後

率勵在官之守。蓋同戴后之忠。享榮名於有永。保休寵於無窮。宋蔡卞京

集譙門詩。撥置文書謝俗紛。偶乘幽興上譙門。西津水落灘頭露。北

固雲生樹影昏。天濶斷鴻飛墨點。海遙斜日墮金盆。十年故國漁樵老。一

對青山一斷魂。陸游渭南集。登印州譙門。門三裏。其西偏有神仙張四郎。畫像張蓋。隱白鶴山中。浮雲在脚底。千里在眼邊。攀躋忽至此。倚柱眩

欲顛。車馬細如螻。紛紛衢路間。嗟汝何為者。馳驅同歲年。我本澹蕩人。此

心實愛閑。向來出處際。不媿咫尺天。風吹哦詩聲。十里搖西山。懸知老仙翁。為我一粲然。又自郊外歸。北望譙門。天上何年墮翠蚪。屈蟠爪尾

護吾州。重門雨細旌旗濕。危堞風高鼓角遒。漠漠川雲昏佛塔。涓涓野水

入農疇。曠懷不耐微官縛。擬脫朝衫換釣舟。桐汭志次韻。曾守述和刪定。鮑倅喜譙門。復舊觀。公家文字足搜尋。周覽容陪暇。日臨旬裏江山元。自舊筆端造化速。宜今朱扉對啓。宜潭府秀氣平分。入泮林青佩龍門行。

在望躍鞭莫負史君心。

牙門

日

事物紀原宋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錯

員史君心。

蓋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兩漢博聞袁紹傳。趙義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注云。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溫革瓚碑錄武職有押衙之目。衙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旗。故豎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衙既作牙門。亦為衙門。牙野客叢書。南史侯景傳。景初為丞相。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所自儻。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翹義列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注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有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是以後漢勝稱。晉袁宏頤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綜有祭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訛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能改齋漫錄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為廝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